



微笑是绽放禅意的莲花

刘福田

微笑如花绽放,不管是智障人脸上呆板僵硬的笑,还是盲童始终挂在嘴角的笑,以及人们路遇时相互间示意性的笑,这淡淡的微笑是心境坦然、和善友好的展现,是心灵的力量,是绽放着禅意的莲花。

(一)

有位朋友给我讲过这样的话:无论你走到那个地方,所能见到的智障人脸上都挂着一样的微笑,几乎是格式化的一致。我虽然对这种绝对的定论不尽苟同,但仔细想想也颇有几分道理。

我今年外出几次,曾到过海拉尔、呼伦贝尔、哈尔滨等地,有意无意地观察过所遇到游走的智障人,其间不乏有不停地喃喃自语者,委实有不少的智障者,脸上一直僵硬地挂着微笑,从不在意别人何等的目光,那微笑始终超脱地洋溢在脸上。

(二)

我在开封火车站的北面那个低矮平房密集的住宅区,常见到一个

不满10岁的盲童。他深陷的两个眼窝,让整张脸多了几分“骷髅”感,显得有些狰狞。

我多次见到这位盲童,他每一次行走都是用手先触摸熟悉的参照物,以至于墙体上那几个位置,都泛着滑滑的亮光。这位盲童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生活在一起,我听到过盲童喊她“奶奶”。

每次见到这位盲童,他从未闲过手,总是在帮奶奶做些家务,要么是摸索着剥花生,要么是在自己两个膝盖上有规律地缠着毛线。但无论何时何地,盲童总是嘴角上扬,满脸都是灿烂的微笑。

我曾无意间听到过一次这祖孙的对话,奶奶对盲童说:“对面矮墙上的眉豆开满了紫色的花,墙角的丝瓜爬满了架,满架都是焦黄的花……”盲童听得有滋有味,微笑溢满脸庞,幸福而专注。

开封一位知情的同事告诉我,盲童是个不幸的孩子,出生就没有见到过光亮。狠心的父母曾多次想把他遗弃,是他的奶奶执意留下,用米汤一天天喂养大的,这孩子也出奇地懂事,无论日子

怎样跌跌撞撞,总是微笑着面对。

(三)

行走上下班的途中,总能遇到一些过去的同事、熟人,哪怕隔路相望,我们总是微笑着相互示意。

阎主任是我最近途中遇到最多的一位,我们曾在一起工作六年。每次见面,他总是微笑,同事间没人不说阎主任的好。他也经常劝说年轻同事:多与人为善、与人为友,真诚地微笑着面对日常工作,整个空间都是阳光灿烂的……

我在四川成都宝光寺看到过这样一个楹联:你眉头着什么急,但能安分守贫,便收得和气一团,常向众人开口笑;我肚皮这般样大,总不愁吃虑穿,只讲个包罗万物,自然无事放心宽。

这微笑里有春雨的清幽、夏阳的炽热、秋风的醇厚、冬霜的清冽,每一个笑靥里都有生命本色的光芒,盎然的微笑像湛蓝的湖,轻轻荡漾在脸庞,没有一丝涟漪,远离尘嚣,淡泊宁静,总有说不完、道不尽的禅意在其间,犹如莲花般徐徐地绽放。

挑煤炭

黄三丛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虽然住在偏远的山村,却因乱砍滥伐,山上光秃秃的,燃料紧缺。好在王太原一带出煤炭,大家就去挑来烧。从家里到煤炭山回转一趟60多里,我刚从学校回乡务农,繁重的体力活有点勉为其难。可父母年事已高,我婚后又要养家糊口,责无旁贷。每次出门,家人就早早起床煮好饭菜,让我吃过饭后还给盛一碗带上。

清晨空气清新,精神也充沛,同伴们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侃大山,倒也惬意,太阳才露脸就翻过几个山头。可是兴致也会疲软,大家的话匣关了,脚下的羊肠小道变得坎坷难行起来,猛然踢上一个树茬或石棱,会往前踉跄几步险些摔倒。烈日当头晒得浑身火辣辣地爆热。脚上套着轮胎皮割的凉鞋,疾走中硌得脚板起了血泡,隐隐刺痛。我受着煎熬,却不愿太草包,紧跟着队伍。

一番辗转,总算爬上半山腰的煤窑。当时的煤矿靠人工开采,一筐筐从狭窄深远的坑道里拖出来。煤的价格不贵,五角钱一百斤,有人讨价还价付三四角钱也行。要是自己进坑道拖,还会更便宜点。我曾经进去过,戴上小矿灯,拖着筐子,低头弯腰连走带爬,几分辛苦,不无恐怖。

走不上几里路,百十斤重的担子开始咬得肩膀隐隐作痛,迈不上几步就要换肩,且频率越来越高。脚板上血泡硌得钻心的痛。下坡时,小腿抽筋似的阵阵绞痛。脸上汗爬水流,兼做搭肩的汗巾揩得湿透。因为清早的胃口不好,吃得不多,这下肚子饿得咕咕叫,口也渴得冒烟。数重磨难缠身,叫人几乎支撑不住……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你追我赶逡迤前去,我只能望洋兴叹,找个树阴歇下来。可路还远着呢,我留着饭不吃,只在附近找山泉喝一气,等缓过劲来又继续赶路。

一步一挪完成行程一半的时候,我在一个破日的亭子上歇下来。感谢家人为我准备的饭食,虽然有些硬冷,吃得如甘如飴。饭后精神陡增,担子仿佛轻松了一些,尽管腿肚子走一步就牵扯着痛,脚板上又添几颗血泡,一路上歪歪扭扭、颠颠簸簸,可被使命感催促着,不敢懈怠,只管机械地运动。就这样走一程歇一阵,终于到了家。

家里不可一日不烧煤,我必须每隔七八天去挑一次,渐渐磨炼出一副“铁”肩膀,挑着重担步伐矫健,虎虎生风,和大家同起同落;胃也得到锻炼,清早饱吃一顿,耐得住半天饿,不再带饭在路上吃;有时居然和同伴暗中争较劲争高下,坚持不歇肩,一口气赶回家。当下午出集体工遇到拖在后面回来的叔侄兄弟,我会送去勉励、赞赏的目光和微笑。

十多年中,那条挑煤炭的路,除了洒下我无数的汗水,还感受过我不断进取步伐的力度。

还想重走一趟当年挑煤炭的路,捡拾一些随汗珠植入路上的梦的碎片。



攀登者

陈宝义 摄

长篇连载



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北风如刀,毛雨似箭,王敏之走出屋来,顺着坑坑洼洼的石板路散漫地走着,无意间听到两个女人的对话。

“倪小艳和林老板闹得满城风雨,王老师好像并不知道。”

“这是钱害人,林老板那样的大款,哪个女人不动心?”

“王老师是大好人,戴顶绿帽子也太冤了。”

王敏之这才明白,那天晚上的一巴掌不过是导火线,就像任何一场战争的爆发都有导火索,而导火索并不是战争的根本原因。

傍晚,纷纷扬扬下起雪来。王敏之像个侦探,坐在副食店对门湘运汽车站候车室

里,装模作样捧着一本杂志。拖儿带女、扛箱提包回家过年的,披着一身雪花走进候车室,呵着白气寻找座位,也有从后面双合玻璃门进来,匆匆穿过候车室,消失在纷纷扬扬的风雪中。

林志发走进店里去,不一会,就和倪小艳出来,沉重的卷闸门“哗啦”一声关上了。倪小艳亲昵地挽着林志发,踏着薄薄的积雪,相拥着朝教委宿舍方向走去。王敏之胸中烈火燃烧,眼睛也红了,在他的记忆中,倪小艳对他似乎从来没有这样亲热过。

王敏之丢掉杂志,猎犬似地跟上去。他走走停停,不时在电杆后面、墙角落里藏住身体。他们走进教委宿舍,不一会,

岳母带着小芹打着雨伞出来,朝倪小飞家的方向走了。

王敏之盯着二楼那个窗口的灯光,耐心地等待着。雪花落在身上,把他塑造成冰雕。灯光终于熄灭,王敏之抖掉身上的雪花,就往里面冲。可是,竟迈不开脚步。理智在问,这样做有什么好处?想留住倪小艳?这样一来,更加恩断义绝,更加痴心妄想。想敲诈林志发?行为太卑鄙,为君子所不齿。想把他们的丑事掀开,大做广告?她是自己的妻子,这样做岂不在炫耀自己头上的绿帽子如何“正宗”?雪纷纷扬扬的,他的大脑也在纷纷扬扬。他不断地质问自己,还是个男人吗?还有点骨气吗?怎么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别人鬼混而无动于衷?不行,不能便宜这对狗男女!仇恨和愤怒使他热血沸腾,直冲脑门,找到一根酒盅粗细的木棒,像怒狮似的冲上去。仅仅上了几级台阶,又停下了。呆了半晌,拖着铅一样的步履一步一步一挨地退了出来。他在雪地上徘徊,不时抬头望着那扇漆黑的窗户。雪地上的足迹凌乱而层次分明,就像印象派画家的杰作。

王敏之终于抛了木棒,带着一身棉絮般

的雪花,拐进一家小酒店。酒店里客人不少,他选了靠墙角的一张空桌子,随意点了两样菜,要了一瓶高度白酒,咬开瓶盖,就往嘴里灌。酒团从喉间落下去,火苗儿就在胸腔里翻卷,燎原,发出滋滋的声响,身体里的血液很快燃烧起来。他又倒了一杯,灌将下去。这个时候,他感到窒息。脖子被人卡住,额头勒着“紧箍咒”,心脏像断了线的风筝,摇摇荡荡坠向无底的深渊……喝酒的客人兴高采烈,大声说笑,谁也没有在意王敏之。

“哇”的一声吐了,一腔秽物源源不断喷到地板上。心里感到舒服些,可鼻子里喷进了食品,又胀又辣,难受得泪流满面,想掏兜里的手帕,手僵直地不听使唤。老板走了过来,一边打扫地面上的秽物,一边关切地询问。王敏之倒出一杯酒,又要喝,被老板拦住。

“不让喝?我付了钱……”

“老兄,你醉了。”老板麻利地将酒杯和酒瓶拿走了。

“我没醉,拿我的酒来。”

(108)(未完待续)